

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子順與子字難釋疑當是汝音消
義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傳王

武林道士林道士精修學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侍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美
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
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
也。使宋王而寤子為盤粉夫或聘於莊子莊
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扶奇說乘

天衢以攫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體聞生而
曠覺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微寵名幸而不寤
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
之彼用以驕釋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
死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
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
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沒淵
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
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
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祿累
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鵝生
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盤粉之
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
見矣

虞齋云驕釋者輪於而孩視人緯蕭織虛
為箔得珠過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
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其微之有殘食
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龜曳尾於塗中
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洲泗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銀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

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賦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異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虜裔說為當穰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

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為齋送非虛言也彼愚烏為螻蟻之食則不免于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于奪于以平之則平之至于以微之則微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微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微之則其微也不微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微也故以微之則微凡今知所以于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微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疑獨註先王制為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

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魂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過化異物也為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為棺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為已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為物所食奪彼于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微微者不微以不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以不微微天下則天下自微非有心於微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微則有不微微出於不微則無不微矣唯平與微神者主之則明者為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

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今以日月星辰為之豈不備耶任鳥為蟻蟻為兩平奪彼于此為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分別為明明者受役神則冥冥虛通物無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為明不勝神也而世之愚者恃已所見探彼隱情奪為我有功於外而不知反至所以與歎也

腐齋註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奪鳥為而于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為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為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為墳不封不樹上無通矣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浮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為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坐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蓋

由據專恃貴厚其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為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玉孫樛葬之說對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于地則鳥為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蒸豎發內變蛻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蛻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鳥為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微也不平者形

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

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微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

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微取微於神以外求微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微於外則其微也不微其微也不微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為使動用有限神者微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微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為一日

星象先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私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瓌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

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為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履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為楸栢適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淡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

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狐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為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子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微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道士林傳秀學

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意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關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高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會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